



## 董北苑畫法表微

姚大榮

80797

畫道自唐而極盛。然所重者，惟在道釋圖像，人物寫真，與翎毛畜獸之類，於山水不數數見也。開元天寶間，王摩詰吳道元李思訓，各寫嘉陵江山，著稱藝苑，於是山水一派始盛。然猶未為極致也。至唐末荆關崛起北地，董北苑篤生江南，各以雄秀之筆，發泄山川靈氣。於是祕奧日啓，山水一門，始蔚成大國。然自南宋以還，北地罕著名畫家。南人之以繪事擅名者，雖云仿效荆關，不過林木窠石，得其彷彿而已。於其磅礴俊偉之氣概，未有能夢見者。抗志企躡，祇靳進退揖讓於北苑庭戶籬落間，願力已足，未敢作拔幟想也。故論神州畫系，一千年來，模山範水，當推北苑為鼻祖。而於北苑身世如何，數典不忘者，至今尙難其人。操觚染翰之徒，何知輕重，猥習故言，不曰師北苑意，即曰用北苑法。北苑固若是易易乎，所可慨者，古代畫家，蘊精於板蕩之餘，名盛於衰微之世。北苑荆關而外，若徐熙黃筌刁光胤周文矩之流，皆出唐末五代，羣雄割據之秋。其他英傑蔚起，

更僕未可終也。元季衰亂，畫入輩出。黃王倪吳四家，別開生面，為明清兩朝所宗尙，莫或逾之。明自萬曆以還，國勢儂焉不可終日。而畫中九友，暨其他蜚聲藝林者，較之元季，初無遜色。獨至有清季年，雖不乏操觚之士，而樹幟成家者，殊不多見。道咸兩朝，尙有一戴醇士，不失先正典型，堪稱後勁。同治紀元，迄于宣統，五十年間，不但氣節煙雲，足與戴氏媲美者，世無其人。即求一可以與奚鐵生畢焦麓錢叔美王椒畦諸人並馳者，亦尙不敢輕許也。嗣響寂然，頗有由衰而竭之趨勢。尤可慨者，元明兩朝未造，士大夫以鑒賞相高，即不善畫者，偶操月旦，亦多具相當知識。今之士大夫，固清代之遺黎也。都門為人才淵藪，而精於鑒別者，竟等曙後之星。此非不佞妄肆雌黃也。王遜之集合南唐董源，北宋李成范寬僧巨然，元高克恭趙孟頫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十大家作品，擇其法備氣至者，裝為巨冊，以時模楷。董文敏題為小中現大者是也。清之中葉，進入內府，民國

80798

新造，卽經頒出，陳列文華殿中，昭示天下。當事者不知爲集腋珍品，見有玄宰題記，遂認爲董氏一家手筆，揭槩冊端，迭經西法影印，風行宙合。由斯以談，非但宋元難識，卽華亭真面，亦恐精鑒希逢矣。不佞是以愀然於畫道之日非，而有風流歇絕之感想也。加以莠言日滋，盲從者衆，喜新厭故，舍己芸人，孤憤莫明，衆咻可畏。則此後興滅繼絕之希望，愈益無期也。不佞腕底雖有鳳洲鬼，而眼中自有愛克司光。既觀奇蹟，不可不亟加討論。日營筆錄，敢憚勤勞，日久成帙，略誌緣起。且冀後之模山範水者，取法乎上，勿以外道相詫，小乘自矜。則區區稽謬之勤，於瓣香畫祖者，未始非前馬之導也。

### 辨北苑之稱

董源，字叔達，鍾陵人。（大榮案元和郡縣志江南西道洪州南昌縣，漢置。隋改豫章縣。寶應元年六月，改鍾陵縣。十二月，改爲南昌縣。杜牧之集有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滄浦，感舊爲詩。馮集梧注，舊唐書地理志洪州鍾陵，漢南昌縣，豫章郡所治也。隋改爲豫章縣。寶應元年六月，以犯肅宗諱，改爲鍾陵。大榮謂改豫章爲鍾陵以代宗諱也，作肅宗誤。）仕南唐中主時，爲北苑使。（夢溪筆談）或稱宮苑使。（京口耆舊傳注）或云爲後苑副使。（十六國春秋）後苑卽北苑，苑亦曰內苑，而北苑之稱特著。通雅云，李氏都建業，其苑在北，故謂之北苑。清輝殿澄心堂皆在焉。（或云澄心堂卽今內橋前明兵馬司遺址）設官典領，謂之北苑使。沈

存中所謂江南北苑使，正如宋之內園使是也。叔達曾爲此官，故賞鑒家以北苑稱之，而不名。畫史會要云，字北苑，非也。李氏時別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李氏享國三十九年，其爲北苑使者，必非叔達一人。特善焙者，姓名不傳，而北苑遂爲叔達專稱矣。（陸游南唐書元宗紀，保大十四年，二月丁亥，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云云。園苑使，當卽北苑使。廷範江南野史作延範。此叔達同官之僅見於史者。大榮疑保大十四年，叔達已不在職，廷範爲其繼任之人。）至移以稱建州龍焙，則宋人之誤也。

### 辨北苑時代

據聖朝名畫評，巨然隨李煜歸朝，居開寶寺，投謁在位，遂有聲譽。其發名成業，實在宋代，繫之於宋，宜也。北苑在南唐烈祖昇元初，奉命寫廬山圖，不詳何年。以中主立爲皇太子，在昇元四年推之，其於五老峯下建立書堂，必在昇元二三年間。四年以後，則端委青宮，何得寄迹山林，棲遲物外乎？故知廬山圖之作，必在昇元二三年間也。假定圖作於昇元三年，下距宋開寶八年李煜歸朝，計歷三十六年。畫雖蕪事，然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及其成而揚于王廷，且受特達之知，其人必在中年以後。壽命修短不可知，畫家雖云有煙雲供養，而齒登七十以上者，終不多見也。昇元三年，歲在己亥，越九年，爲中主保大五年，歲在丁未。北苑於元日奉命繪曲宴圖，主雪竹寒林。是其生平事實之有歲月可稽者。由丁未下距乙亥

宋平江南之年，凡二十九載。南唐之亡，北苑當不及見。即後主繼位，亦恐北苑已不及見。故沈存中限斷曰：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也。卞永譽氏式古堂書畫史（此書二百餘年未經刊行，僅有原稿本，爲鑒藏家「本」遞相珍秘。光緒甲辰，曾付廠肆重裝，余會檢閱一過。）稱北苑卒於建隆三年，不著所從出之書，未知何據。考建隆三年，歲在壬戌，爲南唐後主嗣位之二年。核與存中所言，雖未盡合，而可相通。存中云：中主時者，就其在職時言。去職以後，優游林下，或數年，或十數年，然後卽世，皆不可知。卞氏所記，正與沈說互相足也。存中又稱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亦是董巨年輩不相及之證。如誠同時，不當云祖述矣。江南李中主少喜栖隱，遣人築精舍於廬山瀑布前，極一時林泉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既卽位，以精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衍家，圖，蔡天啓之子佑猶及見之。傳至元代，爲司德用所藏，鮮于伯機載入困學齋雜錄。而京口耆舊傳以爲李後主少時事，非也。北苑在昇元間已爲宮苑使，已有澄心堂紙寫圖。後來紛紛耳食，異聞雖多，皆不可信。吳任臣纂十國春秋南唐董源列傳，稱其後主時爲後苑副使，工人物，一日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趣之云云。大榮案任臣纂馮延巳傳，稱其卒於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年五十八。於中主紀又稱延巳卒於是年四月，已覺兩歧。是時中主已去帝號奉宋正朔，故用建隆年號。然延巳卒於中主時，卒後年餘，後主始卽位，安得有坐碧落宮召延巳論事之事。此必誤以中主爲後主。任臣搜采浩博，於甄擇精審，

尚猶有憾。其稱董源仕於後主時，亦是駁文，未足據也。南唐中主李璟保大十六年，去帝號奉周正朔。宋開寶四年，後主煜請貶國號稱江南。皆有顯然爲中原統一之意。其時人士亦可以與中原同列並稱。然界畫頗難，故向來著錄家無一定體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紀載，列董源於王公士夫之末，在文同郭元方之後。夫以時代論，源年輩遠在諸人前，不當居末。列之於末者，所以示附見之意，不與有宋諸人同也。宣和畫譜則直列源於宋初，不復見區別之意。然宋人自大其本朝，尙無不可。異代而後，當從實錄，列之南唐，以昭公允。清代王原祁等撰集佩文齋書畫譜畫家傳，列源於李成范寬後，郭忠恕前，失之。近時歸安陸心源纂宋史翼，爲源補傳，僅附宣和畫譜，不增一字，甚爲簡陋，當去之。否則是亂宋史，非翼之也。董源江表志宣和畫譜雲：煙過眼錄諸書皆作董元，亦關全或作關同別作關種之例。後來趙善長山水師董源，其名亦元原並用。蓋亦追摹北苑風規耳。畫山水宗師董源，如文家昌黎，詩家少陵，爲百世不祧之祖。雖事蹟無考，而時代不容不知，余特表而出之。

### 記北苑煙嵐重谿圖流傳之緒

余昔年購獲集古大畫冊十二幀，蒼萃唐宋元三朝名作，內有古紙水墨山水一幅，下方石角小書董源二字，閱之生氣遠出，欣喜無量。用特博綜羣書，澈考其流傳之緒，昭示藝林云。北苑畫紙本甚罕，其傳世烜赫諸名圖，絹本較多。雖其神力原不以紙素異觀，然以沈存中米元章評語

核之似尤重其淡墨輕嵐一體。宣和畫譜亦稱其著色山水景物富麗者，不如自寫胸臆之作。此等畫境，究以紙本為勝。張青父云：北苑夏山，少遜風雨圖卷，再閱優劣自見。正以夏山絹本，風雨紙本之故。而紙上之能發遠神逸韻，則雖檀色吳裝，妙於渲運，亦不若純用水墨之善。考南唐以澄心堂紙供名人書畫。故北苑奉命寫廬山圖，必用澄心堂紙，正是此意。此

幀紙質堅緻古潔，應是南唐佳製。紙墨相發，晶瑩湛湛，自成五采，彌淡彌腴。諒非閱世千年，不能深透化洽至此。觀者即不以畫論，而澄對醇古之紙墨，亦足動千古而上之思。況託以傳者，固震古名蹟乎。考宣和畫譜內

府有董元重谿煙靄圖。因學齋雜錄，喬仲山家有董元煙嵐重谿圖。二書所載，名雖小異，實係一圖。檢石渠寶笈，董源重谿煙靄圖，卷尾有喬贊成跋。贊成名達，即喬仲山字。其所藏即宣和內府故物，斯為鐵證。因學所錄，僅以嵐易靄，稍變其詞耳。惟寶笈列為次等，豈尚有不足於董畫歟？察寶

笈凡例，謂所收皆古今名蹟，雖或臨本逼真，亦概置次等。題款俱仍其舊，而真贗自別。是寶笈通例，真為上，贗為次。重谿煙靄既列次等，其非董源真本明矣。然卷尾有龔璠及喬氏題跋。又有仇遠張瑛柳貫馬琬倪瓚之

詩。諸家皆精於鑒別者，曾是贗迹，而亦蒙贊賞乎？推原其故，良由真本改裝為冊，諸家詩跋，割棄可惜，乃別倩善畫者照臨一本，題款仍舊，配以諸詩跋成卷。明代收藏家好弄狡獪，往往如是。寶笈從寬收錄，鑒裁不爽，非

於畫畫有不足也。此冊為明人彙集，喬氏真本在茲。寶笈所收，自係臨本，特未知果出誰手也。內府仍宣和之名，列諸次等，著其贗也。不佞所藏，謹

援因學所名，命曰煙嵐重谿，表其真也。雖流傳有緒，而同異攸分。昔董文敏得北苑畫卷，元名舊題為河伯娶婦，文敏徑改為瀟湘圖。謂其名載宣和譜，其畫境實寫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詩意。精鑒確評，令人心降。此幀光無故實，余以畫境印證諸書，取其密合者，徑定為煙嵐重谿，竊自比於思翁，而精確不易，似亦未遑多讓也。

### 煙嵐重谿圖應名凹凸山水

蒙獲此圖，欣喜無量。嘗搜考畫林故實，哀輯北苑畫評，以誌非常墨緣。每一念至，輒走入斗室，發篋澄對，神味淵永，百讀不厭。特作長歌頌之。

（已列入拙集）迄今垂三十年，玩之已熟。今而後乃得以一言蔽之曰：「凹凸山水。」夫狀物忌平扁，古之論畫者，誠有是言。然第曰不平扁而已，古來畫史，何啻千萬，其佳者率能剷除平扁之病。可以謂之凹凸乎，未

可也。昔張僧繇於一乘寺賦色寫生，既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時人謂之凹凸花，其寺遂名凹凸寺。然僧繇章施五采於粉壁上，為花蕊枝葉根莖之形，其取材博而成功猶易。今北苑之寫凹凸山水也，薄楮數尺，破筆灑墨而已。薄楮本平扁之質，受墨淡，則雖有若無。受墨濃，則非膩即

癢。濃淡均，則其質平扁者，受墨成形亦平扁。吾不解北苑下筆時，淡者濃者，與濃淡適均者，俱若長空浮雲，飄飄然飛墮紙上。就視之，誠不類物象。卻立遠望，或左右橫看，則峰巒涌現，其勢若波濤奔湊，頃刻滿眼，不辨起

止。而村舍前後，墟里左右，亦若有煙霧霏結，衝林莽直上。其寫樹枝幹柯

葉，交加掩映，備有八面生趣。遠林叢草，磊砢小石，皆祇點墨成形，而一望無際。咫尺之內，星羅棋布，玲瓏剔透，迥邇深入，不啻百里之遙。豁有前後，由近及遠，望之若複，夫是以謂之重豁也。至以淡墨點遠山，若非其所經意，而亦覺有雲氣繚繞，陽光閃露，與真境不異。平生所見古人真蹟，若摩詰營邱關長安范華原僧巨然郭河陽，及元之六家，明之四家，暨四王吳惲等，其寫山水最佳者，雖精神面貌，各有獨到之奇，要不過曰狀物不平扁而已。至於下筆便有凹凸之形，則惟北苑足以當之，他家未能稱也。北苑去今已千年，其能以一言蔽其山水之妙，則惟吾凹凸二字足以盡之。他人雖贊頌千萬言，不能如是之簡而賅也。

吾以凹凸評北苑山水，實發古人所未言，足爲鑒定真蹟鐵券。然非遇此等紙墨明淨形神完足之件，不能暢發斯旨也。因思董道稱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四面可意會，骨高下肉起陷處皆見。（廣川畫跋）米芾稱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當面一手，精采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如活。（畫史）湯屋稱吳道元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敷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繚素。又稱尉遲乙僧作佛像，用色洗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畫鑒）豈有他哉？凹凸故也。凡畫山水人物花卉，能作凹凸形者，其畫無不妙肖生動，巧奪天工。在古人必有祕法口訣，遞相授受。北宋以後，此法遂亡，而畫道陵夷不可復。不佞能知之，能言之，而不能執筆從事，以追古人不傳之祕。漫記於此，倘有能從吾言悟入者乎？則畫道絕而復續，有北苑真蹟在，盍取而印證之。

畫用凹凸法實開泰西拉發夜（Paffello Sauti）之先。畫筆能作凹凸形，非獨中國視爲絕品，即在泰西亦何莫不然？吳漁山云：「泰西禮文俗尚，與吾鄉倒行相背。書畫亦然。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於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用筆亦不相同。」（墨井畫跋）此論固是，而實不盡然。我之畫，未嘗不重陰陽向背，未嘗不取形似，亦未嘗不有窠臼，唐宋皆然。自元人擺脫前規，別開蹊徑以後，此等議論始熾。然畫道之衰自元始。即鑒畫眼光之愈趨膚廓，漸無把握，亦自茲始。蓋徵實有塗轍可守，而蹈空無階級可循也。西人畫法，亦雅有淵源，請陳其略。四裔年表云：「西歷一千三百四十年，即中國元順帝至元六年，庚辰。意大利人凡尼克始創油畫法。」西學略述云：「泰西繪事，始於伊及，當中國商朝時，伊及人盛尚繪事，如欲繪一壁，必先塗以石灰石膏，嗣方膠和諸色繪畫，以免脫落。迨中國春秋末時，希臘人以繪事擅名者，始悉畫有明暗陰陽，所賦采色，皆視若高凸於紙之上。至宋元之際，意大利人乃改以油代膠。中惟拉發夜繪事精妙，冠絕古今。又爲人傳真，神妙畢肖，布景超妙，位置適宜，諸名畫家無出其右。今其法徧行於歐洲各國矣。」籀閑漫語云：「西人多巧思，其畫法皆在尋常蹊徑之外，有凹凸法。凡畫花鳥人物，遠望則有高低之狀，較若刻畫，近視之，坦如也。有淺深法，長廊列肆，堂宇內殖，而斜紋旁行，披拂參錯，率外寬而內窄。以一目睇之，幽邃深遠，層次井井，居然一甲第也。有橫長法，如繪祕戲，其形皆橫扁，眉目衣褶，了不可辨。以直筒圓鏡對置畫前，酥胸纖腰，反自鏡內形之。蓋圓真之光，能

收扁爲長也。曾於都門畫一照壁，壁然白素，並無點墨。旁開一隙，令人逼視，則虎跳龍擊，爪牙畢露，直矚反不見也。」薛叔耘出使日記云：「西人之油畫，專於實處見長。舊法尙無出色之處，四百年前，意大利人辣飛爾創尋丈尺寸之法。務分遠近淺深，陰陽凹凸，不失分秒。始覺層層凌空，數十步外望之，但見爲真山水，真人物，真樓臺，真樹林，正側向背，次第不爽，氣象萬千。并能繪天日之光，雲霞之彩，水火之形。及卽而諦之，始知油畫一幅耳。」大榮案拉發夜卽辣飛爾，生西曆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卽中國明孝宗成化十九年癸卯之歲。是時名畫家唐伯虎文衡山兩君均年十四歲。辣君卒一千五百二十年，卽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之歲。年三十有八。其時伯虎衡山均年五十一歲。迄今戊辰，四百零九年矣。辣君畫爲羅馬派聖手。世稱畫神。嘗應羅馬教王之聘，畫聖彼得教堂之壁。此外所畫聖母圖，皆爲絕品。竊謂泰西畫派，自辣氏迄今，尙趨顧陸張展以逮吳生諸人風尚。其風氣之開，約後中國千餘年。雖取徑取材或別，而法理同也。中國古昔亦極重形似之畫，後乃略形似而尙幽微淡遠之致。油畫雖佳，然進而求所謂幽微淡遠，則未矣。昔人所論匠氣士氣之別，或有見於此也。西人好尙，亦易遷變。既與純正文明接觸，且日懸重金以羅致中國珍品。迨水到渠成之日，必有與爲水乳者。

辣氏之畫，其妙處全在凹凸之形。與董畫較，其迹象雖異，其制勝之術同也。第辣氏以油和色，運用渲染烘託諸法，西方紙質，肌理滑膩，較易受采。北苑則以墨當五采，不假敷佐，而融洽分明，纖微畢見。二者相較，有難

易之分，卽應有低昂之判。辣氏去今四百餘年，其手迹存者，據薛氏云，價至英金七萬鎊。北苑在辣氏前六百年，又當何如？此等冠絕全球之真蹟，藏諸寒齋，奇福逾等。安得不極力表章，以答靈貺乎！

### 畫用凹凸法非會通光算二學之元理者不能

北苑下筆輒有凹凸形，故能冠絕古今。惜自來論畫之書，未有發明其術者，故絕學無傳。不佞愛畫入骨髓，嘗欲研索其理。奈靈局未啓，終無悟入處。頃閱西學略述，載有明正統年間，意大利國人論畫之書，似頗道著董畫竅要。附錄於左，備隸家考鏡之資。可知畫外尙有事在，因是測知北苑於光算二學，皆能神而明之，故能燭物無遁形，寫貌并傳神也。精於界畫者，必明於點線面體之原則。然有形之界畫易知，無形之界畫，有立於點線面體之先而爲之鵠者，則光學之妙用也。世不乏靈心慧眼之人，特未知旣明其術，卽能具有驅遣煙雲之妙腕否耳。

西學略述九云：「當中國前明正統年間，有意大利國數人創著作畫之書，內言作畫，其要須先悉光算二學，庶免差誤。凡畫作向平面於若紙若壁之上，欲使其遠近高下，秩然不紊，人物位置，各得其宜者，務先求明光學家所言，諸物面點，皆有光射作直線入人目中。與算學家諸物直射光線皆未合尖角來入人目同理。如人目見一樹，乃此樹自本至末，間杖縱橫，其面點皆如其形，射作光錐來入人目。若有二人並立而視，所見物同，而物之光錐來入人目者，更無一同

也。如人居暗室，試於壁上透穿一孔，窺諸壁外之物，復於己目與壁孔之間，隔一玻璃片，而以所見壁上諸物，一一皆描畫於此玻璃片上，如能映取無差，可明諸物面點皆如其形作尖錐來如人目之理。是亦皆本於算，詳列如左。一凡人視物，其上下兩端中間之角大小，率由該物離人近遠之度，近則視大，遠則視小。一凡視物愈斜，則其間之角愈小，愈正，則其間之角愈大。一凡作畫人如欲其間諸物之近遠斜正，皆得其當，宜合上二則方位，推研精詳，方無錯誤。此論與中國之工筆界畫一法最近，而寫意一法，卽括於中。神而明之，是在學者。

光算二學會通之元理，至爲微妙，非文字所能宣達。但學畫者必須究心於此，乃能開徑自行，始非以東塗西抹見長。顧陸張展無不如是。北苑此圖，尤爲規矩方員之至，中西雖殊，學理一也。然西法之長，前人亦未嘗不知。小山畫譜云，「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錙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景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大槩謂凡一切西法，皆可以爲中法之輔。但必須以我馭之，若惟知以西法馭我，則歐奴伎倆矣。

## 北苑水墨山水其傳世作品多係小幀多係澄心堂紙本

北苑畫見之著錄者，凡長卷闊幀，皆是絹本。惟蔡佑所見廬山圖，係澄心堂紙寫。然不詳是卷是軸。若張丑所見夏山林木，係紙本小直幅。溪山風雨，係紙本短卷。余謂二圖皆是澄心堂紙。綠梅聖俞詠澄心堂紙詩有「幅狹不堪作詔命之句。知此紙製精而幅狹，畫家用之，祇堪作小幀短卷，故張青父所見皆然。此煙嵐重澗圖，度以慮僂尺，僅及三尺，與夏山林木谿山風雨相類。祇合裝爲短卷，或橫披。米元章所藏董源霧景橫披，當亦同此。」（元章所著畫史云，「余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亦不於絹上作一筆。」蓋其所篤好者在此，故所作亦如之也。然此言元章亦未能盡踐，勿泥執也。）蓋源既作宮苑使，入直澄心堂，自應得佳紙作畫。紙既製精而幅狹，北苑用之，天機偶動，乘興揮灑，此其所以尤入神也。

## 古來畫家得名最盛者往往隨時代爲移轉惟北苑則千古不易

山水家得名最盛者，前惟顧川，後惟營邱。東坡以畫工論吳生，而於維無間言，傾倒至矣。小米晚出，乃謂觀王維筆意，但付一笑。豈後生喜謗前輩哉？董文敏叔推摩詰爲南宗鼻祖，而於江山雪霽卷，贊揚過情。（摩詰此卷，流傳至乾隆間，爲吳修購藏。據云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文敏辨論此卷，全於皴染致詞，似相牴牾。）顧又託諸米氏，謂王維畫皆如刻畫，不足學。（二米並無此言，或思翁概括其旨，附以己意耳。）則文敏於顧川，

未免口譽而腹誹矣。營邱在宋初，聲價最重，評者以為古今第一。既而夢

溪譏其掀屋角，（說見筆談。）海岳斥其少真意，（說見畫史。）金人王

子端輩，謂其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范許下。（說見元遺山密

公寶章小集詩注。）日久論定，竟乖前議，何令名之不克終也！（元明以

來，世人所見摩詰真迹，大率雪景一類。摩詰雪圖，雖極神妙，但能傳天地

嚴凝之氣，不能發山川鬱蔥之氣。世人所以醉心於名人山水圖者，以觀

圖即能發胸中曠逸之思耳。至觀雪圖，不過六月生涼，肌欲起粟而已。雖

使北苑為之，無創發之餘地也。摩詰山水流傳至今者，不幸僅有雪圖，亦

摩詰之厄運也。營邱畫雪，比迹輞川，而更出新意。然豈能易瑟縮之物象，

為曠遠之景光哉？至元明以來，諸大家雪圖，吾惟見絹楮上著粉墨而已。

不能傳天地嚴凝之氣也。此摩詰之能事，所以終不失為百代宗工也。）

夫惟北苑集南北二宗大成。（董文敏創分畫家南北二宗。錢蒙叟稱王

石谷兼南北宗之長。其實石谷不工人物，界畫不入細。止是南宗能品，未

為北派當家。）兼古今六法絕詣。風尚百變，矩矱常新。雖使米顛善罵，不

能為求全之毀。玄宰善評，亦尚留不傳之祕。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誰謂北

苑之後，尚復有北苑哉？山水至元六家及四王吳惲等，變態已極，幾有

觀止之歎。然以擬北苑，終覺肌理粗而意匠少，內蘊淺而天趣薄。雖翹然

於衆史之上，不能不屈於宗工之下也。昔董文敏以北苑畫與倪黃諸迹

并懸一室，觀者無復於北苑著眼。是特其造愈微，其知愈寡之通例，而不

言之教，與有言之教，亦頗有區分。未足與耳鑒者談心畫之工也。（揚子

雲以字為心畫。米元暉以畫為心畫。）

### 北苑畫評叢錄

北苑煙嵐重澗圖，既有明人臨本，配以元有詩跋，改裝別行，具如前述。

故真本右方僅有子孫永保員印，華氏補菴方印各一。案補菴名雲，字從

龍。補菴其別號也，無錫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家有真休園劍

光閣藏古甚富，與真賞齋并蜚聲藝林。補菴與王伯安、唐子畏、文衡山諸

人交契。何元朗稱其藻鑑之精，與衡山為近。王伯穀稱其所藏古今名蹟，

不減上方。則其所秘珍圖可知矣。爰以暇日搜羅羣籍，為之考證，隨刺取

前人評語，足相證明者，輯錄備覽，是不啻聚古今無數巨眼，為吾鑒定贊

賞也。其論與茲圖意象不類者，不錄。涉及巨然者，間亦錄入，以董巨並一

家眷屬也。

夢溪筆談云：「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

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

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

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

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又圖畫歌云：「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輕嵐為一體。」

米芾畫史云：「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

高無與比也。峯樹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多得天真。嵐色鬱蒼，枝



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又云：「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又云：「董源峯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率多真意。」又云：「潁州顧愷之畫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

宣和畫譜云：「董元所畫山水，下筆雄偉，有巖絕崢嶸之勢。重巒絕壁，使人觀而狀之。然畫家止以著色譽之，謂其景物富麗，宛然有李思訓風格。今考元所畫，信然。蓋當時著色山水未多，能仿李思訓者亦少，故特以此得名於時。至出胸臆寫山水，江湖風雨，溪谷峯巒晦明，林霏煙雲，與夫千巖萬壑，重汀絕岸，使覽者真若寓目於其處。」黃公望山水訣云：「董源小山石，謂之巒頭。山上有雲氣，坡脚下多碎石，乃金陵山景。」

畫鑿云：「董元畫山水，得山之神氣，足為百代師法。」又云：「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潤，峯巒清勝。」又云：「董元夏山圖，見在史崇文家，天真爛漫，拍塞滿軸，不為虛歇烘鎖之意，而幽深古澗，使人神情散朗。古人云，山陰道上行，令人應接不暇，豈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耶？」

畫譜拾遺云：「董源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礬頭，疏林遠樹，平淡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著色者，皴紋甚少，用色濃古，皆佳作也。」

格古要論云：「董源畫山，峭拔高聳，從脚至頂，轉折分明。其石若披麻，其水穀紋，樹多亭直，葉單夾筆兼之。」  
清河書畫舫云：「北苑畫本，尤以風雨霧景為佳。此等製作，皆與造化同流，非荆關范巨所能彷彿也。」

董文敏云：「大榮案文敏評論書畫，容臺別集搜羅最富，畫禪室隨筆不及也。然猶未備，往往於金題玉躑間見之。惜過眼雲煙，未暇掇拾耳。」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皆以墨染雲氣，有吞吐變滅之勢。」  
「大榮案畫家以墨染雲氣，北苑為一派，王洽潑墨又為一派，二米房山香光均祇能學王洽，其於北苑，雖學之，不能至也。」  
又云：「北苑畫煙雲變滅，草木鬱蔥，真駭心洞目之觀。」

又云：「董北苑好作煙雲，雲煙變滅，即米畫也。」  
「大榮案二米學北苑，形神俱不至，祇能師其意而已。」  
又云：「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  
又云：「重山複嶺，樹木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黏鬱蔥，似入林猿啼豹嘯乃稱。」  
又云：「北苑畫樹，但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不在斤斤細巧。」  
又云：「北苑作小樹，但祇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此即米氏落茄之原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氏相參合。」  
「大榮案此評真善於寫狀，觀真迹自見，勿誤以為腴詞。」  
則是高手也。」  
又云：「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但各家不同，北苑則一味

80806

古雅簡當而已。』又跋北苑山居圖云：『御史大夫張公藏此卷，林麓映帶，洲渚紆迴，村墟窈窕，屋宇古質，鬱鬱齊魯之青，自筆端迸出。』又跋北苑瀟湘圖云：『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兼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徑，晴巒遠隄，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瀟湘之客。昔人乃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瓣者，余何幸得遊目其間耶！』又跋北苑夏山圖云：『予在長安三見董源畫卷。丁酉得瀟湘圖。甲子見夏口待渡圖。壬申得此卷，直追溯黃子久畫所自出，頗覺元人味薄耳。』吳墨井云：『余過太原拙修堂，得觀半幅董元。其筆力扛鼎，奇絕雄貴，超軼前代，非後學能窺其微蘊也。』

惲南田云：『北苑畫正峯，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又云：『偶一披翫，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曲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又云：『董巨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云：『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江村銷夏錄云：『南宗中以北苑爲超凡入聖。其法用淡墨，濃墨，積墨，破墨，以窮山水雲物風雨晦明之變態。宋李成范寬徒得山水之形，北苑獨得山水之神者，而形似自在其中。』

墨緣彙觀評北苑畫云：『平淡幽深，具蒼茫渾厚之氣。其遠近明晦處，更無窮盡，觀之如親眞境。』又云：『董源畫海水波濤，視之如凸起然。』

王椒畦云：『董宗伯云，畫以造化爲師。唐六如云，畫當爲山水傳神。談何容易。無論前代本朝各家，卽元季四家，亦只是筆精墨妙，不能爲山水傳神也。余家所藏董源平湖垂釣圖，庶幾近之。』

楊伯夔云：『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觀畫法也。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粲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

習苦齋畫絮云：『董北苑未易數數觀。昨見春山觀瀑圖巨幀。大筆淋漓，別具一種豐厚肥澤之氣，宋人矩矱，可想一二。下視餘子，蓋不啻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矣。』又云：『北苑夏山圖，迺天地中和之氣，假北苑手而發之者，同之爲正宗，異之卽爲外道。』

大榮案圖畫見聞志稱董源畫，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兼工畫牛虎。宣和畫譜稱其工畫龍、水、鍾馗，十國春秋稱其又工人物，嘗於八尺琉璃屏上寫夷光，馮延巳奉詔入宮見之，疑爲宮娥當門不敢進。清和書畫舫稱其界畫精妙，不讓衛賢郭忠恕，幾於十三科全備。可謂畫林中天縱多能，千古無二。

## 記所見北苑畫

余生也晚，古畫之不及見者，何可數計。惟自喜得見北苑真迹，比較昔人爲多。昔之得見北苑畫而發揮其理致者，以沈存中米元章爲最精。然就其評語核之，似專屬紙本水墨一類。董香光所見較多，其品評尤爲透澈。然據容臺別集及別見箸錄諸書者考之，所見雖多，概屬絹本，若紙本則未之及。至不佞則徵天之幸多矣，試縷析陳之。其一絹本小幀，約寬八寸，高一尺三寸許。裝入宋元名畫冊內，卽王遜之所集法備氣至二十餘幅縮本之一。水墨畫，山石用披麻皴，重岡複嶺，林壑幽深，中有平壤，可通行旅。林谷叢雜，遙望一徑曲曲盤紆，行者二人，與右方山徑絡間行人相望。可知山之前後左右，皆有村落，而屋宇爲層巒疊嶂所蔽。昔人云，畫山水須可居遊。此幀布景甚奇，包孕闊深，豈但可居可遊已乎？本身無印記題跋，僅香光於對幅標董北苑真蹟神品七字。曾見王石谷臨本，拓爲大幀，具體無異。題稱仿北苑夏山，則知此幀亦可名夏山圖也。國變後，見於古物陳列所。余每往觀，流連移晷不能去。北苑畫夏山圖，傳本非一。其裝爲卷軸者，未知與此冊同異若何。與煙嵐重澗較，布景各有獨勝之奇。惟紙本者，歷千年而墨色愈深透，韻味淵醇。絹本者入墨較淺，韻味差薄。昔人鑒畫所以側重紙本者，爲此耳。容臺別集云：「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沈古。」然未見他家著錄。戊午歲，余於展覽會所見之，爲連平顏氏寒木堂藏。圖係絹本長卷，淺絳淡色。高尺許，長六尺餘。筆法簡貴雄奇，與宋

元以來畫蹟對觀，覺後人筆墨，俱形瑣碎。曩見黃子久爲曹雲西作江山圖卷，知其胎乳於此。楊鐵巖品題作滿語，實則魄力遠不逮此。卷後隔水綾上有董文敏題記，略稱「此卷流落山左某金吾家，金吾武而樵，不知北苑爲何代人，旋以歸余」云云。檢容臺別集無此跋。另楮倪雲林詩，有「亂後圖書盡狼籍，名蹟委棄無人識」之句。檢清閣園集無此詩。皆可補其佚。又一幀，絹本淡色，高四尺，寬二尺許。筆力雄偉，氣韻沈逸，皴紋甚少，極類溪山圖卷。審係北苑真蹟，雖無題跋印記，而望氣可知。旁榻藥董北苑江山高隱。長白景氏藏，殆端忠敏所謂山居圖乎。余考定北苑煙嵐重澗圖，爲澄心堂紙本。雖根據梅宛陵詩立說，而苦少指證。庚申十月，華北賑災社舉行書畫展覽會，集資補助。清皇室頒出書畫十一件，助之陳設。其一爲董北苑澗山風雨圖，紙本橫卷。李西涯篆書署首。其布景專寫風雨驟來神理，全在行人望家，舟子回棹等處著意。草草逸筆，皴擦甚少。山石樹木，亦頗簡單。蓋意在傳神，不在刻畫，與他作迥殊也。吳匏菴行楷書五言詩跋尾，卽清河書畫舫所載是也。圖前有純廟辛巳御題詩。後綾隔水有睿廟御製詩各一首。畫係水墨，張青父以爲淺絳，當是誤記。惟云惜爲庸工裝背，神采十去三四。迨後雖經內府重裝，未見起色，則青父之言信矣。畫幅長約三尺，高九寸。其一爲蘇軾書禮木詩卷，紙色質地，幅之廣狹，與澗山風雨圖卷畢同。墨緣彙觀稱蘇詩卷爲澄心堂紙，則畫畫卷當亦如之。二卷竝陳一室，余凝睇比較，不爽毫髮。經此參證，疑議冰釋。是北宋時最珍貴之南唐澄心堂紙，經見者二，自有者一，皆係短幅。與

宛陵詩「幅狹不堪作詔命」信合符矣。元明以來，侈談澄心堂紙者甚多，大率宋時仿造之物。至不佞始澈底根究了然，一掃耳食浮談。蓋紙可仿造者代之，而北苑之畫無人能仿造也。

近今珂羅製版，影印逼真。雖古畫神理，未遽能傳。而攝取形似，筆精墨妙，未嘗不可窺見大凡，藉悉派別。北苑畫本，為思翁表章者固多，而其未經寓目者，仍自不少。近見東瀛影印古畫，中有北苑真筆四幅。一為雲壑松風，上有宣和御題，評為董畫第一。二為松風高士，亦係宣和標題。二圖均有小璽，暨「天下一人」押。惟未見宣和畫譜。然畫境磅礴，大點濃皴，山石磊砢，松林根幹，挺直翹秀，確出一手，絕非他人所能。三為松壑雲泉，無標題璽押，亦無藏家印記。與前二圖，蹊徑略異。惟人物衣褶，形神極類。而大氣迴旋，亦非餘子所及。右三幅，均為華亭所未見。其四則為谿山行旅，邊綾有玄宰題記三段，昔人所謂江南半幅者也。此幅筆蹤較細，其寫樹交柯接葉，此枕彼亞，畫法與煙嵐重澗為近。雖係影印，然山石樹木，屋宇籬落，村肆橋梁，了了可辨。惟細小人物，不甚分明耳。其流傳之緒，四百年來，歷歷可考。初為沈石田所寶，所謂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是也。後為華亭董氏婁東王氏真定梁氏平湖高氏吳門繆氏南匯沈氏遞藏。同治間為吾鄉景劍泉其隣先生得之。後製墨，即以家藏半幅董源款其上。先生收藏最富，名震一時，惜中歲殞謝，未及著錄。此幅散出，王蓮生宗室伯義李文石皆見之。秦祖永氏見於吳門，謂絹黑黝不能仰企神妙。或別一贗鼎，非此之謂也。其萬木奇峰，有豐南禺題識者，見於中國名畫集。

昔人謂為四幅之一。墨緣彙觀目為巨然作，或以董源稱之。然人物頗與上諸圖相類，未見其必非北苑也。至魏府收藏大軸，滬濱以西法影印，香光題為天下第一。余雖未親原軸，而望影知表，妄謂邱壑絕構，稍形散漫，不如江上高隱布置之善。道光以來，為洪修撰鑒藏。後歸李太守佐賢，錄入書畫鑑影。繼為馮撫軍鑒藏，王祭酒麟慶遞藏。庚子後始歸長白景氏異趣齋齋。

論曰：昔人評右軍書如龍，北海書如象。今觀北苑水墨畫，空靈矯變，純任自然，不愧如龍之譽，固畫家之右軍也。其設色畫，博碩豐腴，閱中肆外，誠有如象之觀，又畫家之北海也。惟王李二家書法，余僅見唐撫宋搨。而所見北苑畫，墨采奔奔，如新脫手。雖屬際遇之巧，安知不與北苑別有夙因。故一見即識其真，深知篤好。又特表章昔賢之所不及知者，昭示後人。此等墨緣，自慶稀有。計北苑畫見於近人著錄者，尚有數幀，為吾所未見。如其尚存，他日或當次第裨益眼福乎？此又不得不乞靈於叔達先生默為相之，而不我遐棄也。近時故宮點察報告，內府舊藏有董元夏山深遠圖軸，董源夏山欲雨圖卷，董源夏山欲雨圖軸，董源洞天山堂圖軸，董元畫萬國清寧圖軸，董源長林筆逸圖軸，董北苑山水真蹟卷。惟尚未見陳列。俟後諒不難快觀也。

### 董北苑瀟湘圖流傳始末記

北苑畫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語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若虛嘗

北宋全盛時，唐代名畫甚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故能道其流別。後人偶見一二，於各家真面，未能盡識，安敢作此語耶？余藏有北苑紙本水墨畫一幀，所寫煙嵐重霧，宛然真境。未知視摩詰何如。然摩詰詩中『天邊樹若蒼，墟里上孤煙』、『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等句。微妙景致，均能曲曲傳出。竊意摩詰能作此有聲之畫，必能成此無聲之詩。余生也晚，或不及見。何昔之評論摩詰畫者，未聞有此表示也？則摩詰僅能形之於詩者，至北苑竟能以畫代之矣。余寶愛

有年，頭目腦髓，匪可言喻。私願拳拳，頗欲更窺其著色之畫，幸經得飽眼福。惟近世盛傳瀟湘圖卷，乃其最烜赫者，心冀庶幾一見。此緣未果，時發夢寐。廿餘年間，乃迭見王蓬心對臨之本，均係乾隆戊申己酉作者。雖慰情勝無，而彌思創製。故每遇昔人題記，輒錄存篋衍，久遂洞悉其流傳本末。今略加考訂，參以所見蓬心臨本之寫照，融會成篇。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俾欲見真本者，觀拙文如見董圖云爾。瀟湘圖雖見錄宣和譜，然并無祐陵題記及璽押。雖曾爲鷗波清閨遞藏，亦并無松雪雲林印識。在明中葉以前，尙介若存若亡間。及遇董香光姚首源先後考核論定，余更證以清祕目錄，補首源所未及。始知確係瀟湘圖，確係元人妄名之河伯娶婦。余特表出，爲世之賞鑒家，專務乞靈於題跋印識者警告。

### 右總論

80809 書畫尺寸，見之箸錄，往往不確。即如此卷，云長丈四五者，周草窗也。云

長丈許者，陳眉公錢樸谿也。云高一尺五寸長五尺許者，姚首源也。云高一尺六寸長四尺許者，下令之繆南有也。云高一尺四寸五分長四尺餘者，安麓村也。其參差不齊如此。首源泥於草窗之說，謂被後人裁割大半。然觀安氏所述，畫之全體，形神畢具，絕無不完之疑。折衷論定，自當以安氏爲最得實。其前之草窗，後之樸谿，雖有異同，言均過侈，不足信也。特書之以爲執尺度議真贋者警告。

### 右圖之尺寸

此卷絹素完潔，山水以花青運墨，作大江疊巘，深林稠木，含煙蓄雨之狀。平淡幽深，蒼茫渾厚，其遠近明晦處，更無窮盡。人物五分許，江濱巨野之地，二姝衣紫并立，所謂『帝子降兮北渚』者非耶？前一宮裝女子回顧，灘頭樂工五人鼓吹以待，所謂『九嶷續兮並迎』者非耶？一舟將抵岸，中坐朱衣人，其南巡之重華乎，抑九疑之神乎？一人擎蓋，一人後侍，一人前跪作啓事狀。前一人持篙，後一人執櫓，徐徐而來。後段漁者十八，布網渡魚，取次登岸。其沙汀葦渚間，數艇隱隱，觀之如覩真境。傅色古雅近唐人。元人題作河伯娶婦，未免皮相。果係河伯娶婦，則須有鄰令廷掾巫祝并弟子三老豪長里父老及觀者數千人，此固不類。董思白謂是寫選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詩意，印合宣和譜，定作瀟湘圖，賞鑒家無不折服。竊謂思翁生平富於鑒藏，而善於考證。此獨能以畫境印實境，略用考證，遂止於至善之地。慧根固異，稽古之功亦不淺哉！

### 右圖之景致

80810

此卷爲宣和祕藏，後被虜騎劫載北去，歷金入元，泊至元己未，趙子昂至燕，收得南還。周公謹說爲娶婦故事。語見雲煙過眼錄。（案本書娶婦上似有脫文。）倪雲林清秘目錄之河伯娶婦，即公謹所見妙蹟也。萬曆丁酉，董文敏得於京師彭孔目家，有文壽丞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既展視，即定爲瀟湘圖。語詳容臺別集。陳眉公妮古錄復述及之。張青父書畫見聞表，以瀟湘圖入目觀，以河伯娶婦入的聞。由未知一畫二名，而真妄竝陳也。崇禎壬午，袁伯應購自董氏。順治初，王覺斯爲題數行。康熙庚申，姚首源得於杭州，始印合草窗之說，謂「此卷即草窗所謂娶婦故事。壽丞所題，亦必以爲田家娶婦」云云。大榮案圖中人物裝飾，必非田家。壽丞所題，雖未知何名，然決不至以爲田家娶婦。而清秘目錄列有河伯娶婦一圖，可知元明間人，必皆題此圖爲河伯娶婦。蓋圖中人物，與河伯娶婦，大略相似。壽丞所題，失去圖名，故思翁索之宣和譜，譜無河伯娶婦，而有瀟湘。思翁按譜索圖，復據圖徵譜，兩相印合，遂得其名，故毅然題爲瀟湘圖。其情事如此，非欲爲壽丞護短也。越十年己巳，首源以乞下令之，遂由好古堂轉入式古堂，而迭見著錄矣。旋歸松泉老人古香書屋。松泉者，朝鮮人安岐字儀周號麓村晚年別號也。繆南有從之借觀，故其所著寓意錄，及安氏所輯墨緣彙觀均載此卷。不知何時爲畢秋帆制府所得。乾隆己酉，王夢樓獲觀於長沙行館。據稱以目前所歷之境，持較此圖，毫髮不爽。王蓬心爲畢公數數臨摹，筆力大進，語見快雨堂題跋。然畢公不自秘，恆出示，客卒爲和珅計賺去。故夢樓有「此畫古今至寶，豈能

常在人間，越二年果歸天府」之語。然考乾隆辛亥，阮文達沈文恪與修石渠寶笈二編，此圖如果進御，必見於二家之書。今檢阮氏石渠隨筆沈氏西清筆記均不之及。豈夢樓譌傳歟。而錢棨跋履園叢話云：「畢氏此卷，後爲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葉若生鷗波漁話云：「畢秋帆有北苑真迹圖，卷要津某指名索贈，即與之無所怪，曰勿令後人唱一捧雪也。」蓋以分宜婪索王氏清明上河圖事自喻。棨所謂豪貴，若生所謂要津，皆斥和珅。畫被脅奪，難於告人，故秋帆託言進御，而夢樓遂信之歟。嘉慶己未，和珅被罪籍沒，所蓄珍品，盡入上方。越十七年乙亥，胡書農學士與修石渠寶笈三編，所著西清劄記，亦未道及此圖。如非天上，必在人間。庚子之變，設未渡海，容有展眉之時。備書之以待神物復見。

右圖流傳之緒。

### 澄心堂紙考

余嘗以董源爲畫苑中天縱多能之聖，久欲搜考其事迹時代，勒爲一書，而古籍寥落，又惜北苑畫筆雖超絕今古，而無詩文著述，流傳後世。豈既擅絕詣，無暇致力他務耶？抑生長偏方，條遭兼并，散佚於兵燹之後耶？（王文誥編注蘇詩王維吳道子畫條，謂道元雖畫聖，與文人氣息不通，摩詰非畫聖，與文人氣息通。而斥紀曉嵐未嘗於畫道翻過筋斗，故其說隔膜，而失作者之意云云。余謂不然，如以有詩文著述者爲文人，否則氣息不通。此則以文人之眼光論畫，非就畫論畫之通識也。果如所言，將何

以處北苑。北苑除畫道外，有何學業與沈括米黻吳鎮黃公望董其昌王時敏之流相通耶？王氏自於此道筋斗翻之不過，而乃以議紀氏耶！余既目營手錄，歷有年所。乃援據鄭文寶江表志沈括夢溪筆談王象之與地紀勝宋無名氏京口耆舊傳等書，參互考訂，確定北苑爲南唐中主時人，未嘗入宋。又定所畫煙嵐重巒圖，爲澄心堂紙本。而或以澄心堂爲李後主所建，澄心紙爲卽其所製。引馬陸二氏南唐書暨十國春秋南唐各紀傳東坡次韻宋肇惠澄心紙詩王注查注所引宋人詩話說部爲證。且謂通鑑輯覽明載宋太祖開寶元年，唐建澄心堂於內苑，明著年歲，尤爲可信。若謂北苑止爲中主時人，安能得後主所製名紙而用之。案馬陸二書十國春秋通鑑輯覽所載南唐事，意在博采羣言，囊括一代，爲政治考鏡之資。其於宮殿文物，豈能一一核其緣起？至學者論世知人，則寧密勿疏，一節偶乖，全體皆累，未可以藉口也。謹援前賢成說，訂誤如左。

後山叢談云：「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

大榮案据此則澄心堂築於南唐烈祖未得國之前。

叢談又云：「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逮也。」

80811  
大榮案行密於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歲鎮淮南，尙在南唐烈祖篡吳之前四十四年。而其所用牒紙之形狀，與梅聖俞澄心堂紙詩「滑如春冰密如繭」形容亦合。後山以爲當時澄心堂紙不逮，殆指宋人仿造者

言。此等抑揚之詞，切勿泥視。

陸游南唐書元宗紀云：「國主至南都，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恆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

大榮案据此則元宗時澄心堂已設有承旨之官，更不得云後主時始建澄心堂矣。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五十二）南唐澄心堂琴歌，原注琴底銘云：

「保大二年，出澄心堂琴十付，與造所修治。命臣億臣希正督視。越明年春告成。復命臣等甲乙名之。以其丙曰冰玉，且系之詞。」云云。詩曰：「佳紙不書監製歲，獨此細楷鑄於琴。」又云：「皆傳此堂自後主，誰知保大鑿已深。一物足以訂史法，不獨波策關摹臨。」

大榮案是時中主卽位甫逾年，澄心堂已有舊琴待修。則此堂建在保大之前瞭然矣。

京口耆舊傳刁衍傳注：「李後主少時，遣人於廬山爽塏地爲精舍，極一時林泉之勝。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卽位，以精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衍家。圖，蔡天啓之子佑猶及見之。」

大榮案此誤以中主事爲後主事，舉證如下。

一證之陸游南唐書元宗紀。據云：「元宗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二證之周必大廬山錄。據云：「丁亥三月丁未，次南康軍，出西門約十餘里，至開先寺，上漱玉亭。開先舊屋，惟有此亭。其上卽石橋，又其上瀑水落焉，瀄爲龍潭，回觀僧堂，

即南唐元宗少時書堂也。三證之周必大廬山後錄據稱「太乙宮即董奉上昇之地。真宗賜名大中祥符觀。觀在蓮花峯下，不經兵火。有昇元六年韓王知澄記，是時猶謂之廟。保大十二年記，則爲觀矣。」四證之輿地紀勝（二十五）據稱「開先寺在城西十五里，李中主所作也。初爲書堂，其後中主嗣國，乃爲僧舍。及中主徙豫章，蓋嘗弭節於此，故榻與畫象存焉，寺後有瀑布泉。」五證之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據云：「南唐中宗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賈之萬金，以爲書堂。及卽位，以爲寺。以野夫獻地，爲己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弭節，故榻與畫象存焉。廬山志稱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爲李後主者誤。以爲梁昭明者尤誤。」

大榮案右五條，足正京口者舊傳注之誤。蓋董源以宮苑使承命作圖，在中主未爲太子時，而刁衍拜圖之賜，在後主卽位後也。遙遙曠代，不應并爲一談。不佞集諸書互勘，知烈祖時已有澄心堂紙，益信後山叢談之稿。世但知董源在保大時，分繪曲宴圖，不知其在昇元初，已專寫廬山圖也。凡北苑畫迹有年代可考者，僅此二圖耳。曲宴圖並無異說。廬山圖則非余援据之確，辨析之精，不能掃除積誤也。

梁章鉅浪迹叢談云：「余家藏李龍眠白描羅漢卷，文文水跋以爲是澄心堂紙，其堅白異於他紙。又藏李後主行書冊，則紙質稍厚，色又微黃。疑當時紙色不必一律，必謂澄心堂紙白色者，無據也。」

大榮案梁氏所見書畫一册一卷，上距作者時代，八九百年，迭經裝潢。古紙加漿多次，色質必改。梁氏徒於紙色致疑，蓋辨新紙則然，非所論於古紙也。

附錄北宋諸賢澄心堂紙詩

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 梅聖俞堯臣宛陵集

昨朝人自東郡來，古紙兩軸緘縈開。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牋脆蠹不經久，剡楮薄慢還可哈。書言寄去當寶惜，慎勿亂與人剪裁。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惟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輦大郡府非珍瓏。於今已逾六十載，大榮案宛陵此詩，作於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上距太祖開寶八年乙亥，宋平江南，凡六十六年。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鸞臺天官或好事，持歸祕惜何嫌猜。君今轉移重增媿，無君筆札無君才。心煩收拾乏匱積，日畏捲裂防嬰孩。不忍揮毫徒有思，依依還起子山哀。

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同上

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籬勻割脂。焙乾堅滑若舖玉，一幅百錢會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爲予嘗說江南時。李主用以藏祕府，外人取次不得窺。城破猶存數千幅，致入本朝誰謂奇。漫堆閒屋任塵土，七十年來人不知。大榮案此詩作於仁宗慶曆五年乙酉歲，故云然。



而今製作已輕薄。比於古紙誠堪嗤。（大榮案此斥宋時仿造者言。）  
古紙精光肉理厚，邇歲好事亦稍推。五六年前吾永叔，贈予兩軸令  
寶之。是時頗敝此本末，遂號澄心堂紙詩。我不善書心每媿，君又何  
此百幅遺。重贈吾報不敢拒，且置練箱何所爲。

去年得澄心紙甚惜之爲一白邀永叔諸君各賦一篇仍各自

書藏以爲翫故先以七言題其首劉原父啟公是集

六朝文物江南多，江南君臣玉樹歌。壁殘弄翰春風裏，斷冰析玉作  
宮紙。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攜紙欲卷東海波，乘興未  
盡南山竹。樓船夜濟降幡出，龍驤將軍數軍實。舳艫銜尾獻天子，流  
落人間萬無一。我從故府得百枚，憶昔繁麗今塵埃。祕藏篋笥自矜  
玩，亦恐歲久空成灰。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君能賦此  
哀江南，寫示千秋永無極。

大榮案宋人詩文發源及王直方詩話，均以此詩爲劉貢父作。余檢彭  
城集無有。既乃得之公是集。而永叔賦詩云和原父，不云和貢父，亦一  
證也。當援以訂後此沿譌諸書之失。又案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初  
不甚貴，自劉貢父始爲詩，然後世以爲重』云云。余考宋初人著述，無道

及澄心紙者。則知宋初雖俘獲是紙，以幅狹不中度，久度不用。而元明人  
盛傳宋初淳化帖刻成，搗以澄心堂紙。又有謂宋子京修唐書以澄心堂  
紙起草，宋板文選以澄心堂紙印布，宋本書以澄心堂紙作副葉者。其說  
雜見語林及明人筆記。皆紛紜耳。食不足信也。觀歐梅諸家倡和詩，於貴

如是，其不肯以起草、印書、或襯裝決矣。當是原父博雅，知其來歷，喚醒同  
人，共相珍重，風動一時。於是有仿製者出焉，無分新舊，概以澄心堂紙目  
之。王文誥編注蘇詩，力駁直方而申元明人游談，殆未見原父與歐梅倡  
和之詩乎？

和劉原父澄心紙歐陽永叔修居士稿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材，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  
斷橐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昆侖勢曲折，  
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歿，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  
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欲死，黃鵠折翼鳴嗚哀。有時得  
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尙能工剪裁。奈  
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談。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  
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  
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閒暇，臺閣  
倡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蘇子瞻賦東坡詩集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原注『永叔以澄心百幅遺  
聖俞，聖俞有詩。』大榮案此注與宛陵詩目不合。永叔遺聖俞止二  
幅，其遺百幅者，宋次道，非永叔也。此詩作於哲宗元祐二年丁卯，上  
距歐梅倡和四十餘年，自是誤記。）」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  
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大榮案就各詩觀之，宋初文物，不及唐末，於此可見。竊意澄心堂紙，在南唐本非罕物。在北宋乃有百金一幅之說，則視為珍品矣。物之顯晦有時，不遇知己，則聲價不重。原父詩篇，宜藉甚一時也。紙出自澄心堂，猶可云以上供見異。至節度補將校之牒，而亦如是，則澄心紙果非南唐罕物也。相去僅數十年，而優劣之判，邈若雲泥。南唐有此佳紙，供北苑揮灑，可謂千載一時，絕藝不孤生矣。

清代流傳澄心堂紙之異聞

會稽金小邨康熙間詩人，著有巾箱說一卷，內一條云：『予家有世傳李後主澄心堂紙一番，（原注內有經緯。大榮案謂係白麻，故云。）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珍。世父子崧諱剛公藏之數十年，從不以示人，予未一見也。弟墨香攜之至長安，諸名公卿索觀者，日日

履滿。陳太守 弈禱 香泉，不惜百日之功，手書册子十幀，與子弟易之去。後香泉進於內庭，御鑒甚裏，遂濡染宸翰焉。』又云：『予家所藏澄心堂白麻一紙，寶之數世，歸於香泉，而予為後裔者，竟不得一觀先人之物云。』

香泉題於册子一幀後云：『南唐澄心紙，一番值百金。當時歐與梅，品題赫赫藝林。更有黃白麻，因之宣玉音。桑根兼布頭，古製不易尋。子族浙東舊，遺賸儲夙購。面腴滑澤顏，中含經緯皺。落墨心手融，膩欲貼肌肉。我以書易之，行押勞肥梳。若賞幽深際，應求古雅餘。追慕護機難，祛篋呈瓊瑤。曾聞一鷺字，滿價五十萬。興到曇礪村，羣鵝即酬願。倘得家法傳，脫手復何恨。』

大榮案此種白麻紙，雖亦名澄心堂，第與北宋歐梅諸公所詠幅狹不堪作詔命者迥異。蓋一則用宣玉音，一則僅供書畫也。（有蘇書董畫數件可證。）澄心紙有此異聞，應在傳疑之列。

